

第二屆

中國小說戲曲

國際學術
研討會

論文集

嘉義大學中文系主辦

傳播與交融



傳播與交融

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

徐志平 主編

里仁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傳播與交融：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二屆／徐志平主編 一初版

—臺北市：里仁，2006〔民95〕

面：公分

ISBN 986-7908-86-4（精裝）

1.中國小說—論文，講詞等

2.中國戲曲—論文，講詞等

827.8

95004715

傳播與交融：

（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

主 編：徐 志 平

校 對 人：國內：作者自校

國外：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代校

發 行 人：徐 秀 榮

發 行 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2391-3325・2351-7610・

2321-8231

FAX：3393-7766

E mail：lern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排 版：帛格有限公司

印 刷 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六年三月三十日初版

參考售價：精裝 1000 元

ISBN 986-7908-86-4（精裝）

弁 言

小說、戲曲為最貼近一般大眾之文類，千百年來，不但為芸芸眾生帶來辛苦工作之後的娛樂，更提供了心靈的慰藉，甚至於生活的指導。然而，小說、戲曲作品，在傳統文人心目中向居邊陲地位，作者不敢署其真名，深入而有系統之研究亦自民國之後始見發展。數十年來，學者不斷發掘、探索，中國小說與戲曲之內涵與深度及其影響力方才獲得更多更正確的認識。在臺灣，古典小說、戲曲研究曾經一度蔚為風潮，《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一至六集、《小說戲曲研究》一至五集之出版，尤為國內小說與戲曲研究之重要成果。然而，近年來相關研究則有逐漸趨緩之勢，《小說戲曲研究》第五集於1995年出版至今已十年，十年來雖仍有不少學者默默耕耘，但畢竟盛況不再。而十數年來，新發現或重校新刊之小說戲曲資料不斷出現，有必要結合更多研究人才共同努力，因此，小說與戲曲學術研討會之舉辦，實有其迫切之需要。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於民國八十九年，隔年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為提昇系、所研究風氣，並為國內學術交流略盡棉薄，乃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創辦「第一屆中國小說與戲曲學術研討會」，計發表論文十四篇，會議規模雖然不大，但頗獲與會學者之肯定。國內結合傳統小說與戲曲為主題之研討會並不多見，故自第一屆創辦以來，時有學者詢問第二屆舉辦之時程。本系學術委員會經過多次商議，決定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辦理，並擴大為二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發表關於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之相關論文。

本屆研討會論文，主要集中在小說、戲曲之傳播與融合，包括

翻譯、流傳、演變、交融及影響。各篇論文之深度與廣度，多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處。法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臺灣學者共聚一堂，洵為小說、戲曲學術界之盛事。在此，要特別感謝促成此一國際盛會之多位學者，如會前提供寶貴意見及推薦海外學者之曾永義教授、陳慶浩教授、王三慶教授、鄭阿財教授、陳益源教授，尤以曾永義教授不但親邀多位學者與會，兩天的會議更全程參與，會後又協助接待大陸學者，其風範及熱忱，誠令人無限景仰、感佩。

本研討會蒙本校校長、本學院院長之大力支持，教育部、國科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經費補助，里仁書局、新文豐出版社、萬卷樓圖書公司之協助，方得以順利完成。在籌備期間，無論邀稿或邀請講評，皆可感受到學術界之可愛、可欽、可敬；而本系、所師生之凝聚力、參與感，亦獲大幅提昇。其間種種感動，點滴在心，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嘉義大學中文系

徐志平 2005/7/12

目 錄

弁 言	徐志平	I
海棠的兆應	卜 鍵	1
論《儒林外史》中的出版與士人	大木康	27
《紅樓夢》中的戲劇世界及其真實意義	王三慶	51
明清小說西播軌跡	王麗娜	79
白兔記的演變	汪天成	107
女仙？妖婦？		
一從《女仙外史》論古典小說中的女性符碼	吳盈靜	137
試論晚清翻譯與吳趼人的小說創作	吳淳邦	167
古典敘事文類與當代戲曲之觀照		
一宮怨寄情與性別認同	李惠綿	207
從《買胭脂》到《留鞋記》	李殿魁	269
小說戲曲中的宋太祖	林逢源	293
由費穆〈中國舊劇的電影化問題〉看中國戲曲與電影的初步融合	侯雲舒	327

中國戲曲刻家述略·····	孫崇濤·····	353
清初雜劇的主體意識與書寫策略·····	陳芳·····	395
《亦復如是》、《志異續編》與越南的《異聞雜錄》 ·····	陳益源·····	445
新發現的天主教基督教古本漢文小說·····	陳慶浩·····	467
論「丑」和「副淨」 一兼談南戲形態發展的一條軌跡·····	黃天驥·····	487
晚清小說中的妻職與母職·····	黃錦珠·····	507
《紅樓夢》翻譯本及其翻譯方法·····	崔溶澈·····	547
巴黎所見中國通俗小說罕見版本述錄·····	程亞林·····	571
中西學術與 20 世紀戲曲學的創立和發展·····	鄭傳寅·····	587
宋元書會研究·····	歐陽光·····	597
清初三大小說家論·····	歐陽健·····	617
《西遊記》與明世宗 一以「比丘國」故事為中心考察·····	謝明勳·····	681

海棠的兆應

卜 鍵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副總經理、前藝術學院紅樓夢研究所
所長

壹、前言

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寄意悠深的曠世巨著。書中「用夢用幻」，以謠以識，無不內蘊著作者的寓意。其花花草草、飛鳥鳴蟲、風箏爆竹、詩扇錦帕，也常被拈來為塑造形象和刻畫人物服務。正是在這裏，我們發見了怡紅院中的那一株海棠，寧榮二府中似乎僅此一株「西府海棠」，至少是別的海棠樹沒再出現於芹翁筆下。

海棠，花中名種也，或謂產自域外。唐賈耽《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①，宋真宗《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為首章②，宋陳思《海棠譜》：「梅花占於春前，牡丹占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本朝列為聖品。」③而在《紅樓夢》所寫諸花中，海棠一本著墨無多，若不經意，實則與時隱顯，幾乎貫穿於整個故事之中。晴雯、黛玉乃至所有大觀女兒的生命與愛情，竟可從這株海棠上見出先兆和徵應。閱者不可輕易放過。

貳、怡紅院中「女兒棠」

芹翁措辭用語常見創例，如「絳洞花主」、「怡紅公子」，皆

未見出典和語例。而一旦編捏成形，用之於書中主人公，即見洽乎天成，準確妥帖。「女兒棠」三字亦如此。^④此海棠生長於怡紅院中，且前置「女兒」二字，當為賈寶玉所杜撰，可又誰能想像得出，作者偏讓「女兒棠」三個字出自賈政之口？^⑤

《紅樓夢》第十七至十八回，寫為迎接元春歸省的大觀園建成，賈政率一千人（也有寶玉）巡視兼擬匾對，一路行來，指指畫畫，賞歎評點，「繞著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這就是後來的怡紅院——

賈政與眾人進去，一入門，兩邊都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視幾塊山石，一邊種著數本芭蕉；那一邊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眾人贊道：「好花，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裏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系出女兒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誕不經之說罷了。」眾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傳久了？」寶玉道：「大約騷人詠士，以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為證，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眾人都搖身贊妙。

這「搖身贊妙」的眾人想是不包括賈政的，但也未見這位嚴父出語訓斥，必也頷首微笑，予以認可。在書中所寫他們父子關係史上，這當是極罕見的一次平等對話。且準確地說，是不多見的一次父子唱和一父唱子和。作者對這株海棠描寫略簡，其重墨則落在觀賞者的讚美上。正是由於欣賞和喜愛，賈政脫口說出「女兒棠」三字，又簡述了一個「女兒國」的傳說，雖接下來便自稱為「荒誕不經之說罷了」，到底是覺得傳說有趣，才會當眾一講。而寶玉的話，更

是發自肺肝，直抒胸臆，與通常之敷衍虛應不同，與通常之奇談怪論一致。賈政未加責備，是為什麼？⑥

「女兒棠」未見出典，大抵又系芹翁胸中機杼，腕下獨創。「女兒」兩字，在《紅樓夢》中所見多多，色澤亦不相同，但通常情況下是鄭重虔敬的，出諸寶玉（不管是賈寶玉，還是其幻身甄寶玉）之口時尤覺不同：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

或也正緣於此，整部《紅樓夢》中，以「女兒」兩字組詞僅不多幾例，而這不多的語例，又都與怡紅院相關，也與通常的解法有一些不同：

女兒茶 第六十三回，寫林之孝家的等一千人到怡紅院查夜，聽寶玉說吃多了一

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沏些個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笑道：「沏了一盞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

女兒茶，明代李日華、徐光啟書中都有語例⑦，卻不一定即本書之所指。曹雪芹筆下的「女兒茶」僅出現於此處，當是指普洱茶，當是寶玉為普洱茶杜撰的新名。接下來寫林之孝家的說：「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著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

以「女兒」二字擬為茶名，不也是「換了字眼」麼？

女兒氣 本指女裏女氣，有貶損義。惟《紅樓夢》中又略有不同，第六十六回興兒向尤家兩姐妹講說寶玉行狀一

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咱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是有些女兒氣，那是只在裏頭慣了的。……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只是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這位「情小妹」也稱得起寶玉的知音。她所說的「女兒氣」，當是指寶玉在女孩子堆裏沾染的一些閨閣韻致，無更多貶損之義。

女兒癆 原指未婚女子所得癆病。第七十八回寫王夫人在攢了晴雯後，需要對賈母有個交待，便說晴雯「一年之間病不離身」，大夫「說是女兒癆」。本書中類此之症尚有，或曰「勞怯之症」或曰「幹血之症」，惟晴雯之病得此美稱。

於是我們便明白了，作者藉書中人物之口稱「女兒」二字是極尊貴的，以之結構語詞，亦多有深意。「西府海棠」本來即海棠名種，作者偏要名之為「女兒棠」，當有大寓意在焉。賈政先予題名，又說此品「系出女兒國中」；再藉寶玉之口為之作注：「此花之色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所以以女兒命名。」閨閣風度，本出自女兒之身，此處用指海棠之精魂。自幼即私號「絳洞花主」的賈寶玉，最傾慕顧惜的正在於是，不是嗎？

在為這一所院落擬名時，清客們或曰「蕉鶴」，或曰「崇光泛彩」，皆因不能兼顧「蕉棠兩植」而棄用。寶玉曰：

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到蕉，則棠無著落；若只說棠，則蕉亦無著落。固有蕉無棠不

可，有棠無蕉更不可。

寶玉擬題「紅香綠玉」，賈政連稱「不好」，實在說也是平平，若究其因，還應在黛玉身上，容後探討。元春改為「怡紅快綠」，感覺明爽貼切了許多。至於賜名「怡紅院」，仍是「有棠無蕉」，然出於元妃之命，還會有什麼人爭持呢！

就全書主題而言，「怡紅院」三字真是再恰切不過。其與「瀟湘館」一樣，都在表面的平易文字下，底蘊著作者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也底蘊著他的思想波瀾和創作激情。我們知道，這座院落後來為寶玉所居住，向來自謙「濁玉」的他也順理成章地號為「怡紅公子」。怡紅院是大觀園的核心或曰靈魂，而女兒棠，則是怡紅院的靈魂。沒有女兒棠，怡紅院當無以得名；而怡紅院遭受劫難，也會由女兒棠見出先兆。在這樣一個縮微的「女兒國」裏，這株「絲垂翠縷，葩吐丹砂」的女兒棠，不正是怡紅女兒的青春表記麼？而其盛衰榮枯，不正是怡紅女兒生命運程之象徵麼？

參、海棠社紀事

「海棠結社，序屬清秋。」故事發生在第三十七回，無論在榮寧二府、還是大觀園，都正處在「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時期。

鼎盛時的大觀園是洋溢著濃濃詩情的。「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女兒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海棠社，是大觀女兒們的第一次自結詩社，也是寶玉挨打後第一次賦詩，值得注意。詩社由探春發起，遍撒「英雄帖」，一副花箋寫得頗覺淋漓暢快：

……因思及歷來古人中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峽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豎

詞壇，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姊雖不才，竊同叨棲處於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宴集詩人；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

此時的探春，尚未入選「三駕馬車」，尚不須更多地去「聽那些俗語，想那俗事」（第七十一回中寶玉的話），故其倡議和邀約深得寶玉之心，「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而釵黛等一千人也是「一招皆到」，大觀園是該有一場詩會了！

探春心目中的大觀詩會，顯然是由女性主打的。邀函中所謂「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餘脂粉」，也清楚地聲明了其作為女子詩社的屬性。對於整天在姐姐妹妹堆裏打混的寶玉，她們似乎常忘掉他是一個男孩子，而寶玉也毫不介懷。這裏也使我們想到一個問題：芹翁筆下的寶玉本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讀書種子，古今名著皆讀，坊間流行的「才子書」更愛讀，且能夠融會貫通，啟悟文思，尤以詩才見長；而一到與姐妹們（主要是薛林）在一起，便落下風，也自甘下風。這次詠海棠亦如此。果真是才情等差，抑或藉此見寶玉苦心及愛心？

詩會以海棠為題，寫來也極自然：賈芸恰在此日「孝順」了兩盆秋海棠，拜帖中稱「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寶玉急於赴會，竟不賜一見，倒是李紈可巧看到一

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沒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

寶姐姐論詩詞事理，向來頗有見地，此處亦然。後第四十四回黛玉借評論《荊釵記·男祭》，發了一通議論，觀念與之略同^⑧。寶釵語意中對海棠似有點兒不以為然，卻也並不反對以白海棠為詩題。

定題之先，眾人討論確認了各自的別號：李紈自擬「稻香老農」；探春稱「我最喜芭蕉」選了「蕉下客」^⑨，雖經黛玉調侃，到底未改；黛玉被推為「瀟湘妃子」；寶釵被封為「蘅蕪君」；迎春為「菱洲」；惜春為「藕榭」；至於寶玉之號，寶釵最起勁，先說「無事忙」恰當，又說「富貴閒人」最當，李紈建議他仍用舊號「絳洞花主」，據後文可知用的是「怡紅公子」。所有這些署號，都與各人住所有關，深思之，亦與其性情命運相關。己卯本本回卷首評曰：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去覺滿口生香。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豈僅乎此。聯想到詩社中人之結局，所伏當更多。

赴會者七人，儘管僅四人有詩作，然寄興寫情，蘊含亦深。先是探春，雖不以詩才見長，作為發起人卻不能不勉力為之。其以「斜陽寒草」起興，雖亦有佳句，到底筆觸散亂，可見出生硬與拼湊的痕跡。即如第三聯「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被姚燮贊為「秀句」，也覺淺直略過，蘊藉不足。張新之評：

起句頹喪，歎所由生。中兩聯分歎釵黛，精神是虛，肌骨是實。^⑩

不一定。三姑娘在詩中抒發的當還是內心感歎，寓寫的也不外乎一己之命運。蔡義江先生認為「探春的詩中『芳心一點嬌無力』，使

人聯想到他風箏謎中『遊絲一斷渾無力』，她後來應是江邊離別，孤帆遠去的。」^⑪我很同意。

寶釵之作更是「全詩自狀」^⑫。「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一聯，摹寫素日心性行止，尤見精彩。己卯本批語：

寶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纖巧流蕩之詞，綺靡濃豔之語，一洗皆盡。

批書人複認為下一聯「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實為「諷刺寶林二人」。果如此，則今日之秋爽齋，竟也不亞於「名攻利敵之場」了。

寶玉之詩寫黛玉，亦兼寫自己對她刻骨銘心的愛。「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張新之認為前句意在譏刺寶釵，以呼應第三十回寶玉稱其「體豐怯熱」如楊妃一節，實也求之過深，議論亦偏。此處「出浴太真」與「捧心西子」，皆以美人代擬海棠，再以海棠指稱心中的最愛。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周昉畫楊妃禁齒圖》：

海棠春睡盡紅嬌，苦殢三郎厭早朝。人到愛深無說處，捧心顰處更妖嬈。

前人詩詞中多如此合用，似乎非此不足以讚譽海棠。「我有公評君記取，惜花須惜海棠花。」^⑬寶玉是一位真正的惜花人，且其最深沉的愛，只在黛玉一人。尤以「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活托出肺肝衷腸，那是揪心的擔憂與愛憐。己卯本脂批：

這句直是自己一生心事。

妙在終不忘黛玉。

所批極精彩。接下來又評曰：「寶玉再細心作，只怕還有好的，只是一心掛著黛玉，故平妥不警也。」類此記寶玉一心愛花惜花，無意題詩逞才的狀況，後文中所在多多。

「海棠詩」的重頭戲還要由黛玉來唱。我們看她於別人認真思索時的散漫情態，「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們嘲笑」，看她對寶玉的提醒不理不睬，看她在最後「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一個孤傲自詡的才女形象躍然而出。其詩當為本次詩會的壓卷之作，芹翁特特拈出，分句單列，對待與前此不同；而先是寶玉喝采嘆羨，再記眾人叫好誇讚，敘寫與前此諸作亦異。詩曰：

半卷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涕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盡寫清寂，直抒焦慮，是黛玉自畫小像。「偷來」一聯，以梨蕊梅魂為白海棠寫真，寫出了純潔雅致，亦寫出冷冽苦寒。而「月窟」兩句，更是其現實生活的自畫小像，紅淚殷豔，秋月血痕。李紈論為「風流別致」，竟然對詩行間的濃濃悲情視而不見，又是作者狡獪之筆。黛玉之詩，才是作者要表現的海棠神韻。

肆、史湘雲是「海棠」嗎？

本回「海棠結社」，與會之人並無湘雲，然湘雲之「海棠詩」二首，又被稱作「真可壓卷」。此一節看似作者補綴之筆，實不盡然一

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裏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裏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

而那邊湘雲也聽說了詩社的事，急著要來，又是寶玉央告賈母，「立逼著叫人接去」，至次日下午，終於來到。「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而且一作就是兩首。寶玉稱其為詩社中不可或缺之人，真知湘雲者也。

一般看來，湘雲二詩亦斯人自喻。「自是霜娥偏愛冷」，「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幹風裏淚」，句句都是寫花，句句「又不脫自己將來形景」^⑭，可與第五回中《樂中悲》一曲相對看。脂批對二詩評價極高，贊其「落想便新奇」，「壓倒群芳」，「好」，「真好」，「更好」又在詩後總評曰：

二首真可壓卷。詩是好詩，文是奇奇怪怪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來）壓卷。^⑮

批得費解。作者行文又有何「奇奇怪怪」處？且看小說於此寫道：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贊到了，都說：「這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

先前寶玉的話，和此時眾人的話，似乎都要印證晚來的湘雲在海棠